

宽窄巷

城市笔记

封面

2019.5.28

星期二

版社热线

038-6606910

主 编 杨 利 秀 编 叶 红 版 式 吕 燕 校 对 廖 森 焱

钱锺书与天府学人 ⑨

中西阐释学的衣钵传人

庞惊涛文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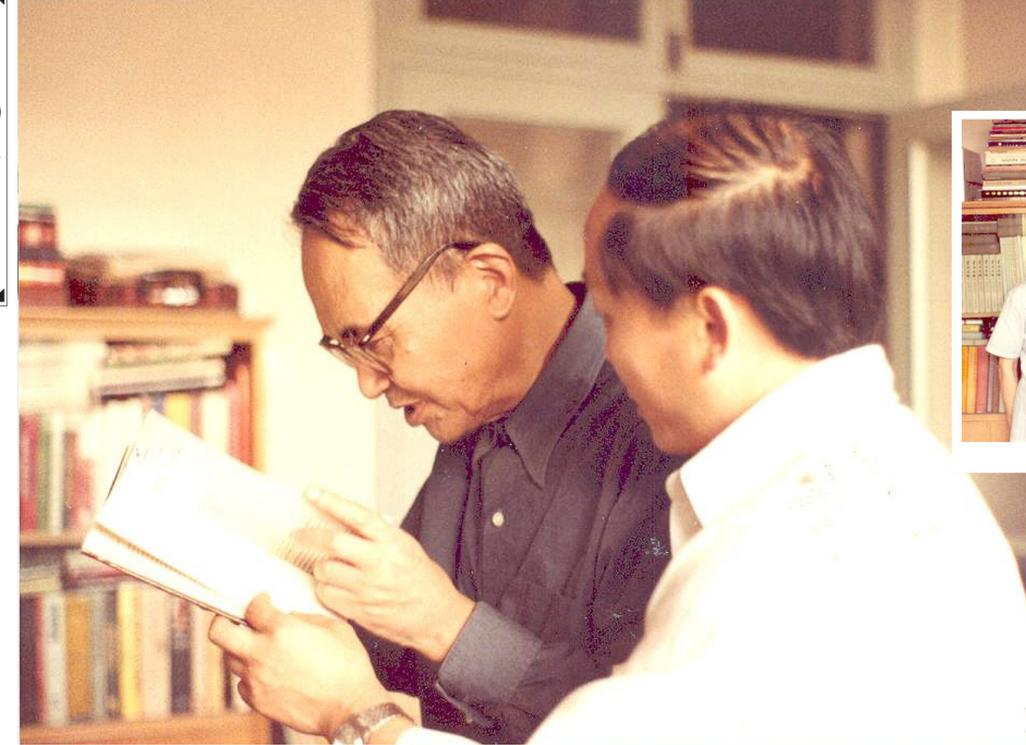
钱锺书与文化学者张隆溪

66

2017年9月，笔者致函成都籍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张隆溪先生，拟就“钱锺书与天府学人的交往”这一话题，约定时间前往张隆溪在教的香港城市大学进行面访。9月23日，因到张隆溪先生回函，忙于教务和著作，无缘面访。

在信函里，张隆溪先生说：我在（上世纪）八十年代初曾与钱先生经常见面，也有书信来往，但时间不长，只有短短几年。当时情形，我在拙著几篇文章里，都大致说过了。张隆溪先生所述他与钱锺书先生见面和交往的情形，收在张隆溪著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》一书中。

从张隆溪离开北大到哈佛，是两人学术和思想交流十分密切的时期。一个学术之路豁然洞开，未来可期；一个正值人生智慧的壮年及高峰期，经由书信这种传统的交往方式，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代际接力和思想上的自然传承。一定程度上，张隆溪成为了钱锺书在比较文学尤其是中西阐释学上的衣钵传人。



钱锺书先生给张隆溪看一本书上的文章。



张隆溪和钱锺书、杨绛二位先生合影。

壹 『清诗蜀冠』张问陶之后 有放眼四海的胸襟

张隆溪1947年生于成都，被誉为世界级华裔学术大师之一。北京大学硕士，美国哈佛大学博士，现任瑞典皇家人文、历史及考古学院唯一健在的华裔外籍院士、欧洲科学院院士、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。他的主要研究范围是中西文学及跨文化研究，出版有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》《道与逻各斯》《中西文化研究十论》《一概集》《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》等著作，另外在国外出版了五部英文著作，国内读者则所知甚少，但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，被誉为“东西之间的思想摆渡者”。

2016年7月，当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。这是这个国际学会成立六十年来，第一次由一个华人学者担任主席。

提及张隆溪，坊间喜谈其家族渊源。先祖可以追溯到康熙时身居一品大臣的张鹏翮，张氏家族居于四川遂宁，历代出了不少名人，其中有乾隆时的大诗人张问陶。张问陶即张船山，乾隆五十五年进士，曾任翰林院检讨、都察院御史、吏部郎中，被誉为清代“蜀中诗人之冠”。张隆溪的父亲张崇璜年轻时移居成都，张隆溪出生于成都，他的籍贯于是由遂宁变为成都。

但作为地道成都人的张隆溪，虽有成都情结，但更有放眼四海的开放观念，也从不以“张问陶后人”而自得。复函中他曾坦言，“更觉世界之大，天下之广”，“对一个人的眼光和胸怀更为重要”。

贰 一篇序言见贤思齐 终得机缘『一识荆州』

考察张隆溪的读书和此后的教学研究轨迹，不难发现他和钱锺书先生交往的时间。

张隆溪1966年高中毕业，后来下乡，1972年以招工的名义，从插队的凉山州德昌县茨达公社回到成都。因马识途荐举，于1978年恢复高考时，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，并以总分第一名成绩，考取北京大学西语系。1981年，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。

1981年，正是钱锺书先生个人学术创作取得重大成就、声誉达到巅峰的关键期。其时，《管锥编》1-4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，《宋诗选注》和《围城》重印。次年，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

钱锺书先生和张隆溪的接触在1981年。这次初见，其实是一篇序言牵的线：留校任教后，张隆溪有一次很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书，是一个外国人翻译苏东坡的赋，书前面有一篇序言用英文写成，写得非常漂亮。《管锥编》出版后，张隆溪才知道这篇序言的作者就是轰动学术界的钱锺书先生。

见贤思齐，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角的张隆溪不禁产生了一种“一识荆州”的想法，但苦于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，自己在北大，张隆溪只能静待机缘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天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、荷兰学者佛克马到北大访问，张隆溪做他的陪同兼翻译。佛克马对张隆溪的翻译很满意，就对他讲：明天要去见钱锺书先生，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翻译。张隆溪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下面这一段，是张隆溪著作原文，姑引如下，以让读者知其原景原味：

见到钱锺书的时候，钱先生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，当然是不需要翻译的，所以我就那么呆坐着，也没有说话。……佛克马先生写过一本《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》的书，钱先生很客气，说这本书写得很好，可是也问了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没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弗莱？佛克马就说在他看来，弗莱的批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的成分。……我当时刚好看过弗莱一本很重要的书《批评的解剖》，我就说，我看过这本书，我不大同意佛克马的看法。我这么一说，钱先生这才注意边上还有一个人，就转过身来对我说，现在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。那是真的，那本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都没有，我那一本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。当时钱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，我刚看过而且准备写一篇文章介绍弗莱的理论，所以我就说了一通。钱先生颇为赞赏我的意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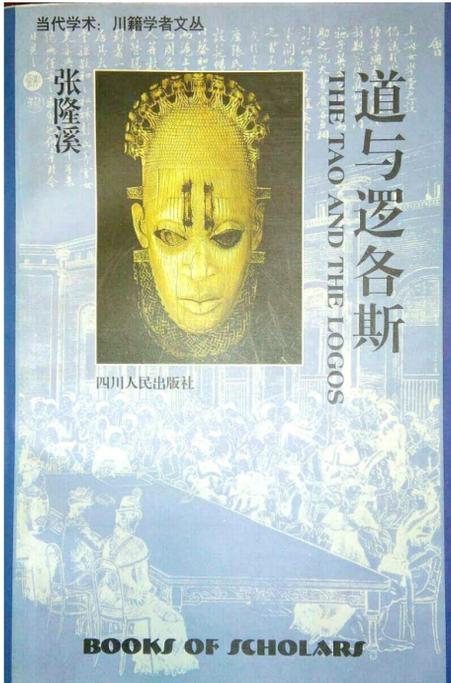
1981年第一次见面，张隆溪以其特别的、超越常人的学术眼界以及胆识，获得了钱锺书格外的青眼。从后来一系列特别的关照看来，钱锺书已决意好好培养张隆溪——尽管他不收学生，不带研究生。张隆溪1983年离开北大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之前，钱锺书先生临别赠给他一套两本的《全唐诗外编》，并在前面写了几句话，其中有“相识虽迟，起予非一”一语，这是用《论语》八佾里的典故，暗示他们两人之间是师生的关系。

从辈分上讲，张隆溪的老师是杨周翰，而杨周翰又是钱锺书的学生，因此，张隆溪理应是钱锺书学孙一辈的人。但在张隆溪和钱锺书的交往和通信中，钱锺书始终以兄称张隆溪，或又称贤友，足见钱锺书的襟怀。

隆溪賢友情誼深研
相識雖遲起予非一
弟知猶離情固切期
望亦殷 弟贈以聊申
別敬尔



张隆溪赴美留学前，钱锺书先生题赠。



张隆溪著作《道与逻各斯》，收入川籍学者文丛。



张隆溪

叁 受钱锺书影响甚深 学术上『敢于独立思考』

回到北大后，张隆溪激动加感动，很快给钱锺书先生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感谢。那封信除了表达谢意，还继续佛克马和钱锺书对谈的话题，谈比较文学。佛克马称赞钱先生对比较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钱先生谦虚地回答说：这不是比较文学，不过是个折中主义的东西。折中主义不是一个很好的词，等于说你和稀泥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。

在回信中，钱锺书认为他所谓的折中主义是“似谦实傲之词”，就是表面上看很谦虚，实际上是一种自傲的说法；自从19世纪以来，英文中折中主义好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，但是我用这个词是取18世纪启蒙哲学家尤其像伏尔泰、狄德罗这些人，就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定义。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敢于独立思考，不要去盲从一派，而能兼采众家之长。

在信中，钱锺书先生特意把“敢于独立思考”标出，对张隆溪后来的学术研究，可谓影响深远。很多年后，张隆溪在回忆和钱锺书先生短短几年的交往对他的影响时，讲述称：在做学问的方面，我想我尤其受到钱锺书的影响。譬如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里面，说要敢于独立思考，不要受任何一派的束缚，要兼采众家之长。这对我来说，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

钱锺书虽一直不以比较文学研究大家自居，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、尤其是中西阐释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，对张隆溪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。张隆溪之所以将毕生志业确定在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上，跟他在钱锺书先生那里得到的教化不无关系。

据张隆溪介绍，从1981年到1983年之间，他和钱先生常常通信，后来他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任教的十数年时间里，钱先生一共给他写了50多封信。这50多封信，张隆溪“珍如拱璧”，很少示人。后来在出版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》一书时，有了少量的公开。

肆 不负钱锺书青眼 衣钵传人四海点灯

以张隆溪今天的成就，证明了钱锺书先生当年的青眼不负。

从研究比较文学的同一性来观察，张隆溪把中国文学的阐释学主场，放在了西方，这当然跟他后期受的西方教育有关系，而钱锺书则把文学的阐释学主场留在了中国，只是他借助了自己留学英法时学习和记忆里的大量西方经典。这样的不同，显然因于时代的关系，但也因于两者在学术旨趣上的差异。究其实，他们在文学阐释上的比较视野和方法，在精神上是相通的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张隆溪局部地继承了钱锺书关于比较文学、尤其是阐释学的衣钵——尽管他未必会承认此点。

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：张隆溪在《道与逻各斯》一书中主张“超越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差异，确认文学和批评传统中共通、共有和共同的东西”，正是钱锺书在给他的第一封里特别指出并反复提醒的“敢于独立思考”“兼采众家之长”的具体体现，这不禁让我们再一次想起钱锺书“中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的学术箴言。

两代人，20年，虽然张隆溪和钱锺书先生天人相隔，但他们的学问脉息，从1981年初见那天开始，就已经开始联通，不会断绝了。



封面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